



FADS

Frontiers of 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FADS, Vol. 1, No. 1, 2026, pp.49-62.

Print ISSN: 3107-1805; Online ISSN: 3107-181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fad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FADS.26.01.04draal>



从流散到筑家：

全球南方视阈下非拉文学互鉴与本土流散的重构之路

朱振武（Zhu Zhenwu），张孟玲（Zhang Mengling）

摘要：非洲与拉丁美洲共享殖民历史与创伤记忆，二者跨洋文学互动是全球南方文明互鉴的典型样态，但现有研究多局限于非文学领域，文学互鉴的系统梳理、生成机制阐释与理论范式反思明显薄弱。文章立足全球南方视阈，系统考察非洲文学在拉丁美洲从殖民时期隐蔽传播、“文学黑人主义”浅层探索，到去殖民化阶段的自主创新的历史嬗进，揭示拉美文学在非洲文学影响下突破本土流散困境、完成身份寻根与精神筑家的演进路径。作为全球南方自主知识建构的重要成果，朱振武领衔建构的“中国非洲文学学”，依托“四大流散理论”等阐释全球南方共通的流散困境与身份建构逻辑，为非拉文学摆脱西方话语霸权、深化南南合作、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中国方案与学术参照。

关键词：全球南方文学；非拉文学互鉴；自主知识体系；“中国非洲文学学”；流散

作者简介：朱振武（通讯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文化、中外文学文化关系和翻译学，《非洲流散研究前沿》学术顾问。电子邮箱: fredzzw2002@163.com；张孟玲，西安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文化，电子邮箱: melindaxisu@163.com。

Title: From Diaspora to Reterritorialization: Africa–Latin America Literary Interac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ve Diaspora from the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Abstract: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share a common colonial history and traumatic legacy, and their transoceanic literary dialogue represents a paradigmatic manifestation of

civilizational interconnection within the Global South. Existing scholarship, however, remains largely confined to non-literary domains, leaving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literary exchange, explanatory accounts of its formative mechanisms, and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oretical paradigms underdeveloped. Adopting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this paper traces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African literature in Latin America—from its clandestine transmission via folk arts under colonial rule, through the superficial appropriation of “Literary Negrism”, to autonomous innovation in the era of decolonization. It elucidates how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informed by African literary traditions, transcends the predicament of diaspora, fulfills identity reclamation, and accomplishes spiritual reterritorialization. As a landmark contribution to autonomous knowledge-building in the Global South, the “Chinese African Literaturology” pioneered by Zhu Zhenwu, grounded in the “Fourfold Diaspora Theory” and other core constructs, unpacks the shared diasporic condition and identity dynamics across the Global South. It furnishes a Chinese intellectual framework and scholarly reference for Africa–Latin America literary studies to dismantle Western discursive hegemony, deepen South–South collaboration, and establish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Keywords: Global South Literature; Africa–Latin America Literary Interactio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Chinese African Literaturology”; Diaspora

Authors Biographies: **Zhu Zhenwu**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nd Academic Advisor of *Frontiers of 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ino-foreign literary and cultural relation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fredzzw2002@163.com; **Zhang Mengling**, Lecturer at the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 melindaxisu@163.com.

引言

拉丁美洲文学深植于殖民历史结构之中。欧洲文化的长期强势植入造成本土文明被压制，作家虽身处故土，却普遍陷入本土流散与身份撕裂，形成普遍而深刻的寻家焦虑与身份困境（Estefanía, 2025），而对普遍性的渴求与边缘言说困境之间的矛盾，则进一步昭示了分裂主体内心的焦虑与挫败（Mariano, 2025, p. 9），这也是全球南方文学的典型表征。非洲与拉美同属殖民创伤谱系，依托非洲文学在拉美广泛而深厚的流散文化联结，非拉文学跨洋互动得以历经数百年演进（Estefanía, 2025）：从殖民时期的隐性传播，到现代文学的自觉借鉴，最终走向去殖民化的自主创新，呈现出从依附到突围的完整轨迹。在此过程中，非洲文学的反殖民精神与文化根性，为拉美纾解流散焦虑、重构主体性提供了重要资源。

然而，既有研究大多局限于音乐、舞蹈等文化领域，对文学互鉴的梳理较为零散，更未能有效阐释拉美流散文学的生成机制与非拉精神联结的内核。而这也正是全球南方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困境：长期理论依附西方、自主话语体系薄弱、本土真问题被遮蔽（蒋晖，2025，p. 2-15），难以凸显全球南方文学的独特性与世界文学价值（代乐，2025，p. 147-156）。

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非洲文学学”为代表的南方原创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实现重要突破。它以“四大流散理论”^①为密钥，精准揭示全球南方共通的流散境遇与身份焦虑，有效阐释非拉文学互动的底层逻辑，为破解研究困局提供了全新解读范式（Jesse，2026）。

基于此，本文立足全球南方视阈，以非洲文学在拉美的传播与接受为核心线索，依托跨大西洋文化交流脉络，系统梳理非洲文学从边缘传播到推动拉美文学自主创新的嬗进，阐释拉美文学如何借助非洲元素克服本土流散、实现精神筑家，并阐明“中国非洲文学学”的理论突破与价值。本文意在呈现非拉文学互鉴图景，为全球南方文学对话与自主话语建构提供学术参照。

一、流散的缘起：殖民枷锁下非洲文学在拉美的隐性传播与精神漂泊

非拉文明的跨洋互动并非偶然的文化邂逅，而是全球南方内部共享殖民创伤与流散语境的深度联结，更是非洲流散文学凭借天然的跨文化属性（Jackson & Iheka，2025），与拉美文学展开文明对话、共探流散救赎的历史雏形。自新航路开辟后，拉丁美洲逐步陷入殖民统治的漩涡，在长达数世纪从殖民依附向文化自觉转型的漫长进程中，非拉文明的互动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阻隔，演化为具体而鲜活的文化传播形态，成为全球南方内部文明交流的早期实践样本。这一互动的展开，始终嵌套于三重历史语境之中：其一，殖民当局为巩固统治实施的严苛文化管控政策，通过垄断教育资源、控制出版渠道、规训文化表达等方式，试图将欧洲文化形塑为拉美社会的唯一正统；其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所驱动的长期且规模庞大的人口流动，不仅改变了拉美的人口结构，也将非洲族群的故土流散记忆带入拉美大陆；其三，非洲文化、拉本土印第安文化与欧洲殖民文化在碰撞中形成的多元交融态势，为消解殖民流散、实现文化寻根与创新提供了土壤。这三重语境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非拉文明互动的独特历史场域，也为非洲文学元素摆脱单一传播路径、以多样化形式渗透拉美社会各层面提供了特定的时空条件。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作为近代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的强制人口迁徙运动，不仅是非洲历史的创伤记忆，也拉开了非拉共同的殖民流散命运的序幕。据学界考证，在1500年至1890年这近四百年间，约1200万非洲奴隶被迫离开故土，穿越大西洋迁徙至美洲大陆，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因种植园

^①朱振武所阐释的非洲文学四大流散属性，同样可以运用于拉美文学研究，即：（1）异邦流散：非洲作家实现地理位置徙移，前往发达国家留学、生活、工作，身处异质文化环境中的流散状态；（2）本土流散：非洲作家未发生地理迁徙，但长期处于异质文化包围，心灵在本土产生文化疏离、精神流浪的流散状态；（3）殖民流散：特指在非洲安居的白人及其后代作家，在非洲土地上形成的文化身份与归属困境的流散状态；（4）宾土流散（异邦本土流散）：非洲归国青年（Been-to）在海外经历文化徙移后返回本土，却在本土再度陷入文化隔阂与身份错位的特殊流散状态，详见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07期，第135-158+207页；朱振武：“中外文学的传播互鉴与归异平衡——以‘中国非洲文学学’的建构理路为中心”，载《外国文学研究》2025年第1期，第50-58页。

经济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成为这一迁徙浪潮的主要目的地（Patrick, 1996, p. 135-147; Antonio, 2009, p. 8-11）。这一人口格局为非洲文化在当地的深度扎根、延续流散族群的精神根脉提供了天然优势。这些非洲移民主要来自西非、尼日尔、刚果等黑人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携带了丰富的本土文化传统。正是这一规模庞大且持续的人口迁徙，为非洲文学元素跨越重洋进入拉美提供了“人的载体”，使其得以突破海洋的地理阻隔与殖民统治的文化封锁，在拉美土地上落地生根。

十六至十八世纪，拉丁美洲各国普遍处于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统治之下，文学创作因被视为可能引发思想觉醒的“危险领域”，被殖民当局明确列为禁区。彼时，欧洲本土的文学创作已进入繁荣阶段，西班牙作为殖民宗主国，已诞生如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的《堂吉珂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1605, 1615）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典文学作品。然而，在殖民统治下的拉丁美洲，却尚未出现一部真正意义上由本土作者创作的小说（陈光孚，1984, p. 126）。这种严苛的文化管控既严重压制了拉美本土文学的自主发展，加剧了拉美社会的精神流散，也使得非拉文学互动失去了官方传播渠道，只能转向民间隐蔽形态。

在殖民文化管控的背景下，早期非洲文学元素在拉美的传播主要依靠非书面性载体，即音乐、舞蹈、宗教仪式等，以分散、民间的方式实现文化存续与渗透，成为流散族群对抗精神漂泊、维系身份认同的隐秘纽带。具体到传播内容，非洲口头文学中蕴含文化智慧与族群记忆的核心元素，均通过这一模式得以传递，其中包括承载生活经验与道德观念的谚语，讲述族群历史与神话传说的民间故事，用于宗教祭祀与精神寄托的宗教吟唱，以及在仪式场合中强化集体认同的仪式歌谣等。尤为重要的是，非洲口头文学中具有互动性与集体性的“呼叫与回应仪式”（call and response tradition）（Ivette, 2009, p. 12），也随传播过程融入拉美社会生活，成为连接个体与群体、过去与现在的重要文化纽带。这些元素随黑人社区的形成与发展，逐步渗透至拉美社会的日常生活、宗教信仰与节庆活动中，形成了拉美文化的肌理。

约鲁巴宗教中关于奥贡、桑戈等神祇的叙事，以及非洲传统疗愈仪式中通过口头表达实现心灵慰藉的技巧，通过奴隶群体在古巴、海地、巴西等地组织的秘密宗教实践得以延续——这些秘密宗教实践为非裔群体提供了抚慰流散创伤、消解精神漂泊苦楚的空间（Amina, 2018, p. 53）。与此同时，非洲文化中最具表现力的鼓乐语言、节奏韵律及仪式叙事等要素，借助拉美本土发展起来的民俗舞蹈形式得以传播，如古巴的萨尔萨、巴西的桑巴、哥伦比亚的库姆比亚等，这些舞蹈在吸收非洲节奏与动作元素的同时，也将非洲鼓乐中的叙事内容融入舞蹈编排与歌词创作。此外，鼓乐融合了非洲宗教信仰的本土宗教仪式音乐，如古巴的桑特里亚教、巴西的坎东布雷教、海地的伏都教等，这些宗教仪式中的音乐不仅保留了非洲鼓乐的重要特质，更通过歌词传递非洲宗教叙事与口头文学内容，守护流散族裔的文化根性（Jhonny Richard, 2025）。非裔拉美人民既通过复杂的鼓点节奏模拟非洲谚语的韵律，让听众在音乐中直观感受到口头文学的韵律美感，又通过歌词的即兴创作，将非洲口头叙事传统与拉美当地的生活情境紧密结合，赋予传统叙事新的时代生命力。这种融合使得音乐舞蹈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娱乐形式，更成为非洲文学精神跨代传递的关键媒介，有效实现了文

化记忆的活态传承 (Josaphat, 1987, p. 113-130)。需要强调的是, 这种传播并非简单的文化移植或复制, 而是全球南方内部不同文明在碰撞中相互借鉴、共同创新的过程, 既丰富了拉美的文化形态, 也为后续非拉文学对话积累了形式资源、审美基础与融合经验 (Ivette, 2009, p. 16; Sophia, 2002)。

18 世纪末, 随着拉美殖民统治内部矛盾的逐步显现与非裔群体文化意识的缓慢觉醒, 拉丁美洲文学中开始了对非洲元素的初步呈现, 也开启了拉美文学直面流散创伤, 书写身份寻根的早期探索。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局限于少数欧洲殖民作家的文本与非裔群体的民间创作。欧洲殖民作家的创作多立足于种族优越论视角, 将非洲文化元素视为“异质”“落后”的象征进行歪曲性建构——在其作品中, 黑人形象往往被简化为“原始化”“感官化”的符号, 缺乏真实的人性刻画与深厚的文化内涵, 这种呈现不仅未能真实传递非洲文学的精神内核, 反而强化了殖民话语下的种族偏见, 成为维护殖民统治的文化工具 (Dawn, 2004, p. 73-87)。与之相对, 黑人奴隶群体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 借助即兴吟唱、民间故事等口头创作形式, 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抗争性的早期非裔文学表达。其中即兴诗人埃尔·内格里托·波埃塔 (El Negrito Poeta) 与奴隶诗人胡安·弗朗西斯科·曼萨诺 (Juan Francisco Manzano) 是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二者均突破了奴隶制对个体表达的重重限制, 将非洲口头文学中蕴含的抗争主题与拉美奴隶制的现实情境深度结合, 通过诗歌创作深刻揭露奴隶制的残酷本质, 表达对自由的热切渴望, 成为非洲文学抗争精神在拉美地区的最初具象化表达 (Richard A & Richard L, 1982, p. 5-11)。应当注意的是, 该时期对非洲元素的呈现仍处于零散化、表层化阶段, 尚未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潮流。此外, 无论是殖民作家还是民间创作者, 均未形成自觉的非洲文学传播意识, 创作更多基于个人经验或生存需求, 缺乏系统性与目的性。

聚焦这一时期非洲文学在拉美的整体传播特征, 不均衡性与边缘性表现得尤为鲜明, 也折射了殖民流散语境下非拉文学互动的先天困境: 非洲文学元素主要集中于加勒比、巴西等黑人人口集中的地区, 而在黑人人口较少的地区, 非洲文学元素的传播则极为有限, 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另外, 非洲文学元素多存在于民间文学层面, 以口头传播为主要方式, 未能进入主流文学叙事体系, 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但这些早期文学实践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全球南方文学互动价值: 它不仅初步展现了非洲文学与拉美现实的融合趋势, 为后续文学创作提供了现实与传统结合的宝贵范例。更重要的是, 其在创作中确立的“抵抗压迫”“身份焦虑”等核心主题, 成为贯穿拉美黑人文学发展的精神主线, 呼应了非拉作家普遍面临的流散语境与身份建构困境, 为 20 世纪非拉文学深度互动及拉美黑人文学的崛起埋下伏笔 (Antonio, 2009, p. 8-11)。

综合观之, 19 世纪末以前, 非洲文学在拉丁美洲的早期传播与接受, 是全球南方文学在殖民统治结构、人口迁徙格局与多元文化交融进程中形成的特殊互动形态。这一阶段尚未形成独立、完整的文学传播体系, 非洲文学元素受帝国文化霸权压制只能依附口头传统与民俗艺术在民间隐蔽存续, 但在与拉美本土印第安文化、欧洲殖民文化的碰撞互动中, 完成了全球南方内部文学文化的初步融合, 积累了独特的形式资源与审美范式。尽管此时非洲文学在拉美仍处于边缘性、依附性状态, 影

响力相对有限，但它在文化资源、主题方向与群体表达意识上的积累，并非无意义的历史沉淀。随着 20 世纪拉美社会变革的到来、非裔群体政治意识的觉醒与文化自觉的提升，这些积累将成为推动全球南方文学对话深化、拉美文学格局转型的重要力量，为非拉文学从民间互动走向自觉互鉴奠定坚实基础。

二、归家的路径：本土流散语境下非拉文学互鉴与精神筑家

进入 20 世纪，全球南方民族解放运动凝聚的联合力量与去殖民化浪潮相互激荡，彻底改变了非拉文学互动的历史语境。这一时期，非洲涌现大批优秀作家作品，形成完整的流散文学谱系——从阿契贝（Albert Chinualumogu Achebe）笔下本土文化崩塌的精神流离，到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对异邦流散与身份寻根的书写，再到恩古吉（Ngugi Wa Thiong’ O）以民族语言践行文化归家，非洲文学以实践证明：流散不是终点，归家才是方向（朱振武，郑涛，2019，p. 135-158+207）。这种兼具主体性与实践性的探索，为非拉文学深度互动及非洲文学元素突破边缘性困境提供了契机，使其从零散的口头、民俗文化碎片，成为拉美文学摆脱西方文化霸权、破解流散困境、实现精神筑家的核心资源。

然而，受北方话语桎梏，拉美文学的精神筑家之路一波三折。20 世纪初，全球南方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反殖民联合网络，拉美文学对非洲元素的接纳仍深陷北方的认知框架。“文学黑人主义”（“Literary Negrism”）潮流的兴起便是这一困境的集中体现。这一潮流虽标志着非洲元素正式进入拉美主流文学视野，但其源头与发展始终受制于西方话语（Dawn, 2004, p. 73-87）。法国和德国学者德拉福斯（Maurice Delafosse）、弗罗贝纽斯（Leo Viktor Frobenius Frobenius）等人主导的非洲人类学研究催生了欧洲学界对非洲文化的关注，推动非洲元素渗入西方文学。一批西班牙先锋派诗人率先摒弃公认的诗歌创作规则，尝试新的创作形式、主题及风格，因此该运动又被称为“诗歌先锋派”（Poetic Vanguard）文学运动。这一诗歌领域的革新诉求，与一战后及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对人性、现代性信念衰退的背景契合。部分欧洲创作者因推崇少受现代性牵绊的生活而关注非洲，试图将“原始”（primitive）浪漫化，将“黑人特质/非洲特质”（blackness/Africanness）理想化，以期重振西方艺术生命力（Robert, 1975, p. 126）。代表性人物是西班牙作家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Federico García Lorca）等。尽管先锋派诗人首次将黑人形象带进文学作品，却传递了欧洲对黑人的刻板印象，未能承认黑人文化的正当性存在，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对非洲文化传播的阻碍（Dawn, 2004, p. 73-87）。

受欧洲先锋派诗人运动的影响，拉丁美洲诗人开始探索黑人主题诗歌的创作。与洛尔迦所代表的欧洲诗歌黑人主义的主要区别是，拉丁美洲诗人不再将黑人的“原始性”理想化。因当地多非洲血统后裔，他们从自身视角开始描绘黑人特质，因此被称为“黑人风格诗人”（Negroide Poets）。其中代表诗人及作品为：波多黎各诗人路易斯·帕莱斯·马托斯（Luis Palés Matos）的诗集《蔗糖与俚语之歌》（*Tún Tún de Pasa y Griferia*, 1937）、古巴诗人埃米利奥·巴拉加斯（Emilio

Ballagas) 编纂的拉美地区黑人风格诗歌合集《美洲黑人诗歌地图》(*Mapa de la Poesía Negra Americana*, 1970)^①、多米尼加共和国诗人曼努埃尔·德尔·卡夫拉尔(Manuel del Cabral)的诗集《黑色热带》(*Trópico Negro*, 1942)等。虽摆脱了欧洲白人作家对黑人的极端异化想象,转而从本土视角描绘黑人的舞蹈、音乐、民俗等生活场景,但其创作仍停留在形式模仿层面——通过使用黑人俚语、效仿非洲节奏等方式建构表面化的非洲意象,未能真正触及非洲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拉美黑人的真实生存境遇(Rosa E, 1970, p. 21-22; Dawn F, 2004, p. 73-87)。正如学者布尔诺特(Estefanía Bournot)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仍局限于“字母之城”(即精英书面文化)的认知范畴,忽视了非裔群体的民间实践与真实表达,本质上是白人主导的异化建构(Estefanía, 2025)。在缺乏全球南方自主文化联合语境的前提下,拉美文学难以突破北方文化与审美的话语霸权,对非洲文学元素的借鉴只能陷入浅层化、刻板化的困境,无法实现真正的去殖民化转型。

冷战格局下,非洲流散联结经由第三世界国家间的文化外交,推动拉美实现民族文学自主创新与身份建构(Estefanía, 2025)。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掀起了全球南方国家去西方中心化、去殖民化的高潮。在此期间,基于西方中心的历史与文化研究的认知论基础遭到了猛烈挑战,凸显了跨边缘地带(transperipheral)的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而文学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传递共同体想象,展现民众安康愿景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Estefanía, 2025)。受“三个世界”理论与不结盟运动感召,亚非作家协会、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以及南方委员会等全球南方国家及地区的文学组织和社会团体相继成立,它们推动大众文艺创作、促进团结合作,同时以文化批判质疑不合理国际秩序,引发全球左翼作家集体反思(李春光,余静远,2025)。在此背景下,拉美文学迎来去殖民化转型的关键突破:越来越多的本土作家意识到,必须摆脱对欧洲文学模式的依赖,将创作重心转向“最具美洲本土特质的元素培育”(Richard L, 1988, p. 5),而非洲文学的口头传统与反殖民精神,恰好成为他们重构文学身份的核心资源。以古巴作家尼古拉斯·纪廉(Nicolás Guillén)为代表的非裔拉美作家率先突破白人主导的叙事框架,将非洲口头文学传统与拉美现实深度融合(Antonio D, 2009, p. 8-11),成为全球南方文学对话的核心纽带。纪廉深受非洲口头文学传统的启发,其诗集《桑巴主题集》(*Motivos de Son*, 1930)创造性地将非洲口头诗歌形式与西班牙传统诗歌结合,创造出“桑诗歌”(son poem)这一独特体裁。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形式嫁接,而是将非洲文化中对集体记忆的珍视、对压迫的反抗,与古巴黑人的现实生存境遇深度交织,通过还原他们的真实生活与精神世界,剥离种族自卑感,将黑人形象从殖民话语的边缘推向文学中心(Richard A. & Richard L, 1982, p. 5-11; Josaphat, 1984, p. 5-10)。厄瓜多尔作家纳尔逊·埃斯图皮尼亚·巴斯(Nelson Estupiñán Bass)的小说《蒂马兰与夸布》(*Timaran y Cuabú*, 1956),秘鲁诗人、音乐家、民俗学者尼科梅德斯·圣克鲁斯(Nicomedes Santa Cruz)的《秘鲁颂》(*Canto a mi Perú*, 1966)等作品紧随其后,将非洲文学的符号系统、叙事逻辑与拉美本土历史、民俗文化相结合,塑造出“祖

^①埃米利奥·巴拉加斯的多数“黑人风格诗歌”创作于1936-1938年;此后,他又耗费精力收集、整理该流派诗歌,不仅纳入了自己的作品,还编纂成《美洲黑人诗歌地图》这部合集,该合集于1970年出版。

国的捍卫者”“民族的守护者”等正面黑人形象（Richard A. & Richard L, 1982, p. 5-11），突破了欧洲现代性的等级秩序，构建起兼具种族意识与民族特色的文学表达体系，初步确立了“文学美洲主义”（Literary Americanism）的自主身份，实现了对北方种族偏见的根本性反抗（Richard L, 1988, p. 8）。

20 世纪中叶以后，拉美作家以非洲文化为精神根基，通过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创作实践，在非拉文学深度互鉴中探寻到精神归家的核心路径，实现从文化借鉴到自主创新的最终跨越（Rafael, 2013, p. 25-33）。这一转型的核心动力源于非拉文学的深度互动：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危地马拉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等先驱者，从非洲口头文学的“万物有灵”叙事与魔幻表达中汲取灵感，融合欧洲超现实主义手法，捕捉拉美大陆的“神奇现实主义”（“Lo Real Maravilloso” or “Magical Realism”）（陈光孚，1984, p. 126）特质，将非洲口头文学传统、欧洲文学形式与拉美本土文化等多种语言与文化元素深度融合，形成兼具多元文化特质的文学表达，打破西方单一文化来源的叙事局限。卡彭铁尔《这个世界的王国》（*El Reino de Este Mundo*, 1949），乌斯拉尔·彼特里（Arturo Usler Pietri）《黄金之路》（又名《埃尔·多拉多的道路》）（*El Camino de El Dorado*, 1947）等作品控诉殖民暴行、眷恋本土文明，用拉美独特的历史叙事消解了线性历史的权威叙事，为全球南方作家提供了抵御欧美文化霸权的文学盾牌（Mariano, 2014, p. 66）。正如赫尔格森（Stefan Helgesson）等学者所指出的，这类创作构成了“文学的去殖民化”（Helgesson, 2018, p. 260-268）实践，超越了同化主义式的文化模仿，确立了南方文学自身独特的文学身份。

20 世纪 60 年代，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百年孤独》（*Cien Años de Soledad*）将这一创作范式推向艺术高峰，引发全球南方“拉美热”，推动拉美文学迎来“文学爆炸”的高潮。一批与马尔克斯齐名的核心作家应运而生。这些作家的创作以“魔幻与现实交织”为核心特质，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本土的历史土壤、政治图景与文化肌理，通过本土文化与非洲元素的创造性融合，完成对殖民历史与现实困境的批判。1982 年马尔克斯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后，魔幻现实主义从拉丁美洲传播到亚非等其他后殖民地区，成为全球南方文学去殖民化的重要参照范式。这一传播过程印证了全球南方文学互鉴的深远价值：拉美文学既从非洲文学中汲取了反殖民的精神内核与创作资源，又通过本土化创新形成了具有全球辨识度的文学风格，最终反哺全球南方文学的去殖民化实践。

概言之，20 世纪拉美文学在非洲文学启发下，破解流散语境，实现精神筑家和文学自主创新历程，是全球南方去殖民化与身份重构进程的生动缩影。从万隆会议前受北方话语束缚的浅层探索，到全球南方文化联合语境下的精神对话，再到通过克里奥尔化实践形成自主文学范式，拉美文学成功摆脱了北方文化霸权的桎梏。这一过程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拉美文学自身的去殖民化转型，更在于构建了全球南方文学对话与互鉴的有效路径——非洲文学为拉美文学提供了反殖民的精神内核与

创作资源，拉美文学则通过本土化创新实现了对这些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证明了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加强文学交流与互助，能够突破西方文化霸权的束缚，重构自身文化身份。

三、理论的建构：“中国非洲文学学”与全球南方理论困境

随着 20 世纪非拉文学从民间互动走向自觉创作互鉴的转型深化，相关学术研究也逐步从创作现象梳理延伸至理论体系建构层面。作为全球南方文学互动的典型，非洲与拉美文学的跨洋联结研究，既承载着打破北方学术霸权、构建南方自主话语的使命，也在当前研究实践中暴露出诸多亟待突破的困境。

从整体研究范式来看，非拉文学互动研究仍未摆脱以全球北方为主导的主流学术范式的深层桎梏。现有非拉文学研究者多沿用西方主流文学理论框架，正如中国学者姚峰所指出的，第三世界学人主体性的孱弱造成了文学研究的“问题殖民”，不少学者不加批判地以西方学界的研究论题作为核心议题，遮蔽了非拉文学互动中更为迫切的本土问题，导致研究呈现出去历史化的倾向（姚峰，2023，p. 26-34）。这种理论依附使得非拉文学互动的独特性与主体性难以凸显，无法形成基于自身经验的自主学术话语。而南南合作的深度不足导致研究呈现碎片化特征。多数研究局限于单一国家、单一语种或单一文学流派的个案分析，缺乏对非拉文学互动的整体性、系统性考察，这不仅难以揭示非拉文学互动的整体图景与深层机制，也削弱了南方文学在全球学术场域中的集体发声力量。在此情境下，非拉文学互动的抵抗性价值与自主创新意义被遮蔽，研究往往陷入迎合北方学术趣味的误区，难以真实呈现非拉文学互动的历史本貌与精神内核。

尽管非拉文学互动研究已形成多视角探索格局，但不同视角的研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后殖民理论是应用最广泛的理论之一，学者们以福柯权力理论、法农殖民心理分析为工具，聚焦非拉文学如何通过叙事重构对抗西方殖民话语，比如非洲作家阿契贝（Albert Chinualumogu Achebe）《瓦解》（*Things Fall Apart*, 1958）中秉持的让边缘他者自我言说的创作理念，直接影响了委内瑞拉作家拉蒙·迪亚斯·桑切斯（Ramón Díaz Sanchez）的《昆博托》（*Cumboto*, 1947）、古巴作家米格尔·巴内特（Miguel Barnet）的《逃亡黑奴传记》（*Biografía de un Cimarrón*, 1978）等拉美见证文学作品，这类研究精准捕捉到非拉文学在反殖民话语建构中的共通性，凸显了全球南方文学的集体抵抗力量（Gugelberger & Michael, 1991, p. 3-14; Josaphat, 1987, p. 113-130）。但该视角的局限也十分显著，西方后殖民理论本身带有“问题殖民”属性，其问题意识难以完全适配非拉本土经验，部分研究机械套用“东方主义”框架解读种族议题，忽视了非拉殖民历史的差异，且过度聚焦“抵抗”主题，导致对日常叙事、文化融合等非对抗性维度的互动关注不足，难以全面呈现非拉文学关系的丰富性（姚峰，2023，p. 26-34）。

黑人美学视角则以种族因素为核心，聚焦非拉文学通过美学表达构建黑人身份认同的过程，形成了系统性成果，如博伊德（Antonio Olliz Boyd）通过分析尼古拉斯·纪廉（Nicolás Guillén）等作家作品，证实种族经历对黑人作家美学取向的决定性影响（Richard L., 1978, p. 104-118），科

布 (Martha Cobb) 提出的“黑人体验四大主题框架”也为拉美黑人文学研究提供了标准化分析工具 (Richard L., 1978, p. 104-118)。不过这一视角存在明显的地域局限, 研究多集中于加勒比、巴西等黑人密集区, 对拉美其他黑人占比较低的地区关注不足, 且对“黑人美学”的界定仍受西方学界影响, 将“原始性”“民俗性”作为核心标签, 未能充分挖掘非拉黑人文学在现代性表达中的美学创新。

近年来兴起的女性文学视角为非拉文学互动研究注入了性别维度的新活力, 学者们聚焦非裔拉美女性作家如何借鉴非洲文学以个人叙事见证集体历史的策略重构黑人女性历史。沙巴尼 (Amina Butoyi Shabani) 通过分析三位拉美女性作家作品, 指出其书写重现女奴们通过协商争取社会地位、参与国家构建的历史场景, 填补了殖民档案中黑人女性声音的空白 (Shabani, 2018, p. 23.), 威尔逊 (Ivette Maria Wilson) 则以巴西女作家为例, 揭示了非裔女性文学通过“非线性家园叙事”对抗西方单一史学观的独特路径 (Wilson, 2009, p. 3)。但这一视角的历史深度有所欠缺, 现有研究多聚焦当代作品, 对殖民时期、20 世纪中期等关键阶段的女性文学互动关注不足。

面对上述研究困境与各视角局限, 全球南方国家在学术实践中逐步凝聚共识, 通过强化南南合作、推动理论自主建构, 积极探索打破北方文化话语霸权的路径。在合作交流层面, 非拉国家逐步搭建起多元化的学术对话平台, 巴西里约热内卢国际文学节、尼日利亚拉各斯书展等活动专门设置非拉文学对话单元, 推动两大洲文学作品的互译传播与学者交流。比较文学领域受《伯恩海默报告》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① 多元文化转向的推动, 非拉文学比较研究逐步实现制度化发展, 学者们围绕非洲口头传统的渗透、后殖民抵抗叙事的联结等核心议题, 展开跨区域、跨学科的系统研究 (Sophia, 2002)。这些实践不仅深化了对非拉文学互动机制的认知, 更构建起南方国家学术互鉴的坚实基础。在理论建构层面, 非拉学者致力于摆脱西方理论的垄断, 推动基于本土经验的学术话语创新, 奥巴 (D. I. Oba) 提出的“批判语境主义” (Critical Contextualism) (Oba, 2025, p. 1-17) 方法论, 恩维佐 (Okwui Enwezor) 关于非洲解放运动史的研究, 拜斯特伦 (Kerry Bystrom) 等学者主编的关于“文化冷战”的论文集 (Kerry, 2021) 以及马勒 (Anne Garland Mahler) “三大洲运动” (Mahler, 2018) 的考察报告, 均为打破普遍主义框架的同质化倾向, 非拉文学的“南南联结”提供了整体性分析框架 (Estefanía, 2025)。这些理论探索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共识: 非拉文学研究必须以全球南方的共同历史经验与现实诉求为出发点, 通过构建自主的研究范式, 打破北方学术霸权, 彰显南方文学的主体性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人民文艺思想体系与中国学者建构的“中国非洲文学学”理论体系, 为全球南方文学的联合与自主建构提供了兼具思想性与实践性的重要支撑。早在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核心观点, 强调文艺的人民性与现实关怀, 精准呼应了全球南方文学反抗殖民压迫、凝聚族群认同、反思社会现实的精神内核。这一植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

^① 《伯恩海默报告》的英文全称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也常简称为“Bernheimer Report”, 这份报告是美国比较文学学会 (ACLA) 发布的第三份学科标准报告, 对比较文学领域的发展影响深远, 提出了该学科应朝着多元文化、全球化和跨学科的方向发展, 以此突破此前较为局限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

文艺理念，在新时代得到传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的观点，为中国学界参与全球南方文学研究确立了平等对话、互鉴共生的核心立场（朱振武，2025，p. 51-56）。在此理念指引下，以朱振武为代表的中国非洲文学学者，立足南南合作视野，构建起“中国非洲文学学”的完整理论框架，为全球南方文学研究提供了本土化的理论范式与分析工具（程雅乐，朱振武，2023，p. 4-11）。这一理论体系以“四大流散理论”“非洲性理论”为核心，辅以“均衡吸纳说”“文化共栖共生说”“辗转体认说”等重要概念，打破了西方学界对非洲文学的单一化阐释框架。“中国非洲文学学”立足全球南方立场与非洲本土经验，为全球南方文学研究摆脱全球北方话语霸权提供了原创性学术框架，推动“流散—寻家—筑家”成为阐释全球南方文学身份书写的共通路径，为破解南方文学研究中的“理论依附”与“问题殖民”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姚峰，2023，p. 26-34），也为精准解析非拉文学的互鉴提供新的阐释维度。此外，中国学界还通过理论传播、学术对话与翻译实践等路径，助力非洲文学的全球传播与南南文学交流。朱振武团队提出的“归异平衡”翻译策略，主张在文学翻译中兼顾源语文化特质与目标语读者接受习惯，避免过度归化或异化，为非拉文学作品的互译传播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朱振武，2025，p. 51-56）。

概而言之，非拉文学研究需从深化南南合作、强化理论自主两方面持续推进。既要打破地域与语种壁垒，建立非拉学者联合研究机制，聚焦核心议题，也要立足非拉本土文学经验，吸纳多元思想资源。这一研究进程将深化非拉文学关系认知，助力全球南方学术自主与世界文学多样性建构，彰显其打破北方学术话语霸权的核心价值。

结语

纵观非拉文学互动脉络，非拉文学的对话史本质上是一部从流散、寻家到筑家的演进史，也是全球南方打破北方文化霸权、建构自主话语体系的生动缩影。从19世纪末以前非洲文学元素依附民俗艺术的边缘传播，到20世纪经“文学黑人主义”初步探索，在去殖民化浪潮中通过克里奥尔化实践实现的自主创新，再到学术研究层面对南方自主范式的系统探索，非拉文学互动始终以文化互鉴为纽带、以去殖民化与身份寻根为核心，深刻印证了全球南方文学“共生共荣、自主自强”的发展逻辑，更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发展规律。

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一员，中国以学术创新与文明理念为全球南方文学对话注入独特价值引领力量。中国学界建构的“中国非洲文学学”理论体系，既深刻阐释了拉美何以遭遇流散语境，也指明了以非洲元素筑家的出路。该解读突破全球北方单一阐释框架，为非拉文学深度互动提供了可借鉴的合作路径，彰显了中国在南南文学交流中的桥梁与引领作用（朱振武，李丹，2022，p. 63-65）。

展望未来，全球南方文学仍需深化南南合作、夯实理论自主性。非拉文学应突破地域与语种隔阂，借助中拉论坛等多边平台，推进作品互译、作家互访与联合创作等深度交流。全球南方学者当以非拉文学互动为参照，借鉴中国非洲文学学的建构经验，扎根本土历史语境打造自主理论话语，挣脱北方学术范式的规训。在此进程中，中国将以学术创新为根基、文明互鉴为纽带，助力全球南

方文学迈向资源共享、理论共建、话语共塑的全新格局（习近平，2015）。这既能丰富世界文学多元生态，亦能为全球南方认识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筑牢文学根基，充分彰显南方力量在重塑世界文学秩序中的核心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19ZDA29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hu Zhenwu ^{ID} <https://orcid.org/0000-0002-2828-3669>

Zhang Mengli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8-4162-975X>

References

- Amina Butoyi Shabani (2018). “History, Memory and Trauma in Contemporary Afro-Latin American and Afro-Caribbean Literature by Women”, Ph.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 Anne Garland Mahler (2018). *From the Tricontinental to the Global South: Race, Radicalism, and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Antonio D. Tillis (2009).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Black Diaspora Review* 1, 1 (1): pp. 8-11.
- D. I. Oba (2025). “Afropolitanism, Universalism, and the Reimagining of African Literature: a Global and Local Nexus”, *African Identities*: pp. 1–17.
- Dawn F. Stinchcomb (2004). “Literary Negrism in Latin America: Blackness Defined by the White Imagination”, *Hispanic Journal*, Spring and Fall, 25 (1/2), pp. 73-87.
- Estefanía Bournot (2025).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Transmodern Dialogues: Beyond the Lettered City”, *Global South Studies*, <https://www.globalsouthstudies.org/conversation-essay/africa-and-latin-america-transmodern-dialogues-beyond-the-lettered-city/>, Accessed December 5, 2025.
- G. Gugelberger and Michael Kearney (1991). “Voices for the Voiceless: Testimonial Literature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18 (3): pp. 3-14.
- Ivette Maria Wilson (2009).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of ‘home’ in Afro-Latin American women’s literature”, Rio de Janeiro: Congress of the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 Jesse Wilson (2026). “Analysis of Prof. Zhenwu Zhu’s Chinese African Literaturology”, Tribune Online, <https://tribuneonlineng.com/analysis-of-prof-zhenwu-zhus-chinese-african-literaturology/>, accessed May 7, 2026.
- J-M Jackson, & C. Iheka (Eds.) (2025). *African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of African Literature, 1960–20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saphat Bekunuru Kubayanda (1987). "Minority Discourse and the African Collective: Some Examples from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Literature", *Cultural Critique* (6): 113–130.
- Josaphat Bekunuru Kubayanda, (1984). "Notes on the Impact of African Oral-Traditional Rhetoric on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Writing", *Afro-Hispanic Review*, 3 (3): pp. 5-10.
- J. R. Rodriguez-Barboza (2025). "African Heritage in the New World: Exploring Afro-descendant Influence in Latin America", *Southern Perspective/Perspectiva Austral*, <https://pa.ageditor.ar/index.php/pa/article/view/196>, Accessed December 5, 2025,
- Kerry Bystrom, Monica Popescu and Katherine A. Zien (Eds.) (2021). *The Cultural Cold War and the Global South: Sites of Contest and Communitas*. New York: Routledge.
- Mariano Siskind (2014). *Cosmopolitan Desires: Global Modernity and World Literature in Latin America*,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Patrick J. Carroll (1996). "Recent Literature on Latin American Slavery",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1 (1): pp. 135-147.
- Rafael Pérez-Torres (2013). "Mestizaje". In Suzanne Bost and Frances R. Aparicio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tino/a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25-33.
- Richard A. Jackson, & Richard L. Jackson (1982). "Literary Blackness and Literary Americanism: Toward an Afro Model for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Afro-Hispanic Review*, 1 (2): 5–11.
- Richard. L. Jackson (1978). "The Ethnicity Factor and Afro-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North-South Canadia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3 (5–6): pp. 104–118.
- Richard L. Jackson, (1988). *Black Literature and Humanism in Latin America*,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Robert Bone (1975). *Down Home*,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 Rosa E. Valdés-Cruz (1970). *La Poesía Negroide en América*, New York: Las Américas Publishing Company.
- S. Helgesson, L. Bethlehem and G. B. Han (2018). "Cultural Solidarities: Apartheid and the Anticolonial Commons of World Literature", *Safundi*, 19 (3): pp. 260-268.
- Sophia A McClennen (2002).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atin American Studies: From Disarticulation to Dialogue",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4 (2), <https://doi.org/10.7771/1481-4374.1155>.
- 陈光孚 (1984) : "拉丁美洲当代小说创作的特点及趋势", 《文艺研究》第 6 期: 125-136。
- [Chen, Guangfu. (1984).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n Fiction.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6), 125-136.]
- 程雅乐、朱振武 (2023) : "中国非洲文学学的构建理路", 《山东外语教学》第 5 期: 4-11。
- [Cheng, Yale, & Zhu, Zhenwu. (2023).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Chinese African Literary Studies.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5), 4-11.]

代乐（2025）：“世界文学的全球南方转向与中国引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7卷第5期：147-156。

[Dai, Le. (2025). The Global South Turn in World Literature and China's Leading Role.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7(5), 147-156.]

蒋晖（2025）：“全球南方文学的大众文艺方向”，《东方学刊》第1期：2-15。

[Jiang, Hui. (2025). The Popular Literary and Artistic Orientation of Global South Literature. *Dongfang Journal*, (1), 2-15.]

李春光、余静远（2025年8月6日）：“全球南方视角下重绘公平正义的世界文学图景”，中国作家网，

<https://wyb.chinawriter.com.cn/content/202508/06/content80383.html>.

[Li, Chunguang, & Yu, Jingyuan. (August 6, 2025). Redrawing a Fair and Just World Literary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South. China Writers Network. <https://wyb.chinawriter.com.cn/content/202508/06/content80383.html>.]

习近平（2015年10月13日）：“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https://jhsjk.people.cn/article/27693518>.

[Xi, Jinping. (October 13, 2015). Promoting a Fairer and More Reasonabl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People's Daily Online / CPC News / Database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es. <https://jhsjk.people.cn/article/27693518>.]

姚峰（2023）：“如何以第三世界为方法？——后殖民批评之弊与非洲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殖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2卷第3期：26-34。

[Yao, Feng. (2023). How to Take the Third World as Method? The Defects of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the Problem of Coloniality in African Literary Studies.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2(3), 26-34.]

朱振武，李丹（2022）：“非洲文学与人类文明多样性”，《社会科学文摘》第11期：63-65。

[Zhu, Zhenwu, & Li, Dan. (2022). Af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Diversity of Human Civilizations. *Social Science Digest*, (11), 63-65.]

朱振武、袁俊卿（2019）：“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中国社会科学》第07期：135-158+207。

[Zhu, Zhenwu, & Yuan, Junqing. (2019). Diasporic Literature as a Reflection of the Age and Its World Significance: A Case Study of Afric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Chinese Edition]*, (7), 135-158+207.]

朱振武、郑涛（2022）：“古尔纳《天堂》的隐喻叙事与殖民创伤”，《人文杂志》第6期：67-75。

[Zhu, Zhenwu, & Zheng, Tao. (2022). Metaphorical Narrative and Colonial Trauma in Gurnah's Paradise.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6), 67-75.]

朱振武（2025）：“中外文学的传播互鉴与归异平衡——以“中国非洲文学学”的建构理路为中心”，《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51-56。

[Zhu, Zhenwu. (2025). Dissemination, Mutual Learning, and the Balance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Alterity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Centering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Chinese African Literary Studi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51-56.]

（责任编辑：谭惠娟）